

电影文学剧本

锡城的故事

梅 定 著



錫城的故事

梅 定 著

20



錫城的改革

著 者 梅 定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 7/16 插页：3 字数：47,000

1960年6月第1版

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3·1522

定价：(八) 0.26元





第一章

山，哀牢山脉連綿不断的群山。

白云朵朵，藍天湛湛。

一个彝族村寨隱現在一排巨大而濃郁的大青树后面。村头，在脚踏碓那儿，有一个健壮慍悍的彝族青年小伙子，和一个粗獷而美丽的彝族姑娘，并排的扶在栏杆上冲碓。

这青年小伙子看上去不过二十岁，但他从小就“走厂”^①，經歷千辛万苦。他从錫城矿山才逃回家乡不久。他就是这部影片的主人翁普根强。

姑娘叫阿梅，是李阿朵的妹妹。看上去年紀比普根强稍小，她正象边地春天盛开的野杜鵑那样，容光焕发，光彩逼人；粗獷而美丽的臉上，洋溢着青春的光輝。她头上纏着三道大紅头繩，鬓角边插着两朵鮮艳的野花，这是彝族姑娘喜爱的裝飾，显

得美丽而又嫵媚。她側着头盯着普根强,深情地笑着。当她的眼光和普根强的眼光相遇的时候,立刻又羞涩地低下头。……

他們和諧地踏着碓杆。石质的碓头象一把巨斧似的紧随着他們有节奏的蹬踏,一上一下,一下一上的冲着碓窝。

阿梅忽然跳下碓来:“根强哥,来歇歇。”

普根强走过去,阿梅深情地望着他。

普根强幸福地微笑着。阿梅把手巾递給他:“揩揩汗。”

普根强揩了汗,把手巾还給阿梅,她又递給普根强一块金黄的蕎粑^②:“吃吧。”

普根强接过蕎粑,若有所思地楞在那儿了,一剎时,痛苦的愁容代替了欢快的笑意,沉默半天,才說:“阿梅,真沒想到我还能吃到你給我的蕎粑。你还記得我去錫城走厂嗎?十个走厂的九个送了性命。……”

二

……从远处傳來淒涼的歌声。那是流傳已久的走厂調子。妻子用它送走亲人,母亲用它送走儿子。調子流傳下来有多少年——几十年还是几百年?已經不太清楚了。但人們一直唱着,唱着,歌声哀怨而沉重。……

穷走江外餓走厂,

离家背乡別爹娘,

① “走厂”,即当砂丁,砂丁是对矿工的含有輕視意味的称呼。

② 用蕎面做成的餅子。

可怜不过走厂人，
不知哪年回家乡。

翻山越岭去走厂，
汗水浸透破衣裳，
回头再把家乡望，
越思越想越心伤。

镜头摇至山下一个秀丽的彝族村寨。

在村外，那一排茂盛的大青树下，一群送别的母亲，穿着自己民族古老的服装送别亲人。一个年近五十的老妇，奔出人群，这是普根强的母亲。

“天啦，”普母奔过去，满面泪痕拉住普根强：“我不能叫你
去走厂！孩子，你爹把命丢在厂上，我怎么能叫你又去送死呀！”

普根强只是流泪，叫着：“妈，妈！”一个年幼的孩子还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安慰自己的母亲。

一个矮个儿中年人走过来，这人满脸络腮胡子，一对鱼眼，显得阴鸷而狡猾。他穿着阴丹士林裤褂，白内衣，衣袖卷了起来，外面披了件狐皮马褂。这人是锡城厂八大老板之一——陈寿亨的得力代理人，人称“上前人”^①的刘德财。

刘德财用手分开普家母子。

“普大妈，你放心好了，”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根强跟我到

① “上前人”是矿主的狗腿子。

矿上，不会吃亏的。再说，如今也不同往年，砂丁吃大米饭，喝牛奶，一天干半日歇半日，说不定孩子长大成人还能发个财回来孝敬你哪。……”

普母一直拉住自己的孩子：“你是老板的上前人，你不要骗我。”

“谁骗你？！”刘德财忽然板起脸，“快给我走！”

普母死拉着孩子，刘德财将她推倒在地。

“走！”刘德财喝道：“月活钱都用了，还想骗着不叫孩子去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快走！”他从系在腰里的红绸腰带上掏出卜壳枪，哗啦一声，将子弹推上膛，“小心点，老子的枪可是不认人罗！走！”

普根强泪汪汪的望了望母亲，又看了看刘德财，迈开步子。

一群瘦骨嶙峋的十三岁左右的孩子们的队伍又移动了。

孩子们都穿着闪着圆溜溜的铜扣的蓝布对襟上衣，大裤管的裤子，头上系着黑色的包头巾。他们背上都背着一个包袱。一看就知道这都是彝族孩子。

孩子们悲戚的脸。普根强和李阿朵走在前面，他们眼里含着泪水。

李阿梅——阿朵的妹妹，一个娇小而俊俏的姑娘，拿了两块蕎粑，分别塞在普根强和李阿朵的手里。普根强感激地望望这自幼相处的小伙伴，难过地扭转头向前走去。

阿梅目送他们远去，转身走到普母身旁，说道：“大媽，莫哭了，他们走远了。……”她很想安慰这个老人，但是当她想道以后也不知什么时候，能再见到自己亲爱的哥哥和小伙伴时，

她的眼里也充滿泪水了。

三

脚，干瘦的脚踏着崎嶇的山路。

山，重迭不断。……

孩子們的队伍爬上一个山口。

刘德财气喘吁吁地跑来：“你們看見嗎，这就是錫城。”

孩子們順着刘德财手指的方向爭看着。

……險峻陡峭的老阴山，象一堵万丈高墙似的屹立着。对面是紅色而荒凉的老阳山。两座山的臂膀又拉起来。市房依山而筑，零落而散乱。錫城就在峽谷里。傍晚，峽谷一片灰蒙蒙。

李阿朵問道：“矿山在哪儿？”

刘德财：“离这儿还有几十里哩！”

孩子們惊惧地望着刘德财。

普根强回头望着走过的路：什么时候再能从这条路上走回自己的故乡？

山，山，山……

过了一重山，又是一重山。

山上屹立着用自然石建造的碉堡，一个又一个。

“看見嗎，这些碉堡里住着我們的矿丁，”刘德财冷笑了一声，“誰敢逃跑，誰就莫想活命！”

镜头出現“黄金之谷”四个金色楷字，旁边是“陈寿亭題”

几个小点的字体。镜头后拉以后，一座堡垒式的建筑出现了。

深谷。红色的凄凉的山谷。这就是古头山矿区。

山坡上一群穿着麻布衣衫、蓬头垢面的砂丁，挑着锡瓠走过。

普根强看见他们脚上都带着沉重的脚镣。

一个矿丁挥着皮鞭抽打着走不动的砂丁。……

李阿朵惊叫了一声，赶快用手蒙着自己的眼睛。

“你们看见了么？”刘德财凶恶地说：“他们为什么铐上脚镣？就是因为他们逃跑，带上脚镣看他们还跑不跑？！”

从狭小的矿洞里爬出来几个矿工，他们手脚着地的爬行着。肩负着沉重的瓠包^①。

大粒的汗珠落在地上。

他们艰困地爬行着，气喘吁吁地爬上陡坡。……

普根强、李阿朵惊惧地看着这一切。

瓠包丢在普根强、李阿朵和孩子们面前。

“你们都到洞子里去采矿，”刘德财命令道：“知道吗？背不够数，就不给吃饭。去！”

普根强、李阿朵和孩子们，满脸惊恐地走进狭小的黑暗的矿洞。……

歌声：

一进矿洞阴森森，

① 瓠包，是装原矿的包包。

手提一盞孤魂燈，
陰間找錢陽間使，
活人跳進死人坑！

一進礦洞陰慘慘，
好似人死到陰間，
活人跳進死人坑，
越思越想越心酸！

四

夜。

一座座崢嶸的大山。

幾個人影在逃奔。……

一道道手電筒的白光劃破黑暗的夜空。遠處有時傳來稀疏的槍聲。

“怎麼辦？”一個孩子的聲音，“追上來了！”

“不怕！”普根強安慰着，“他們追不着我們。”

“我的心怎麼了，總是撲通撲通的跳。”另一個小礦工說。

“把嘴閉着就會好點，”李阿朵說：“你試試。”

幾聲槍聲穿過夜空。電光閃耀着。

“快走，跟着我！”普根強小声叫着，“不許嚷不許叫，我們從那個碉堡前面衝過去！”

碉堡。枪声惊醒了熟睡的矿丁。

“哪儿打枪？”一个矿丁说：“吵的老子不能睡觉。”

“起来，起来，”矿丁班长江长有叫道：“该不是又有砂丁跑了？”

……一个矿丁突然跑进来。

“江班长！江班长！”他气喘吁吁地报告：“跑了五个小砂丁，刘先生叫你们快出动，追！”

集合。矿丁鱼贯地跑出碉堡。

普根强、李阿朵他们五个孩子正在攀越一座山。

他们死命地向山上攀登，一个个象拉风箱似的气喘着。

矿丁在搜索。电光闪闪。

……一个小矿工在乱石中摔倒了。

“你怎么样？”普根强冲过去问。

那小矿工哼了一下就没声音了。

普根强把他背在肩上继续逃走。……

一道电光照着一片血。跟着好几道电光都集中在血上。

“血！”江班长高兴地叫道：“他们一定逃不远，快追！”

电光照着血滴，矿丁向前搜索。

普根强坚定的小脸上，汗珠象雨点似的滴着。眉宇中那

根青筋暴的更高了。背上的那个小矿工苏醒过来，哼了一声。

“痛的好点嗎？”普根强关切地問。“我来找点水給你喝。”他将那小矿工放下来。

李阿朵和其他的小矿工也停了下来，撫慰着跌伤的伙伴。……

一道电光射了过来。

普根强命令着：“快跑！”

“跑了！”矿丁追上来失望地說。他們的队伍显得那么疲憊不堪。

五个小矿工伏在一个山梁上。矿丁突然在他們身旁出現。

普根强警覺地：“快跑！”

矿丁的喝声：“站住！”

但孩子們又迅快地向对面山上竄去。

“站住！”江班长大吼：“再不站住，老子就要开枪啦！”

枪声。黑暗中射击的閃光。

五

在一座堡楼里，刘德財躺在一张大床上。他剛醒来。

刘德財推开緞被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推开窗，窗子比他的头大不了多少。他伸出头問：“人送来沒有？”

楊德貴，一个滿臉忠厚，年近四十的值班砂丁忙答道：“还没有。”

“飯桶！簡直是飯桶！”劉德財叫着：“給我打洗臉水來。”
楊德貴蔑視地瞅了他一眼。

……普根強、李阿朵被綁在樹上。

劉德財在罵着那些礦丁。

“……你們這些飯桶！一點用也沒有，連幾個小鬼都捉不住，一下給老子斃掉了三個！”

劉德財氣虎虎地走了幾步，礦丁做着鬼臉。

“倒不是老子心疼人，你不知道他們幾個干的那個迎頭^①礦有多好，銅子又只有這些小鬼才鉆得進去。”

江班長：“是，是。”

劉德財橫了江班長一眼，把鞭子往地上一丟：“給我打！看他們腿有多長，還跑不跑！”

鞭落皮破，一條條印痕。

普根強倔強地咬着嘴唇，用一種孩子的傲氣承受着。

“小僕僕，快說你還跑不跑？”

沒有回答。普根強鼓氣忍受着的小臉。又是一陣鞭打。普根強終於暈過去了。

李阿朵看着皮鞭落到他的伙伴身上，心都痛裂了。江班長正站在離他不遠，“呸！”他對準那“冷飯狗”臉上唾了一口口水。江班長揩着臉，狂怒地咒罵着，舉着鞭子向李阿朵沖

① “迎頭”，即工作面。

去，“唰唰唰”就是几皮鞭。

刘德财上前从江班长手上夺下鞭子，叫着：“你整死三个还不够？还要把这两个也整死才甘心呀！”

普根强平睡在地上。一瓢冷水泼在他脸上，他醒过来，又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。

瓠包丢在普根强和李阿朵面前。

“给我下碇子背！”刘德财命令着。“不是看你两个还小，我早就叫人给你们铐上脚镣了！”

“黄金之谷”。早晨。太阳刚升起，但阳光还射不到山谷里来，这儿还留着夜的阴暗。……

脚镣。脚镣移动着。一个、二个、三个……数不尽的砂丁，在陡峭的山坡上挖着和挑着红色的锡瓠^①。

手和脚在陡坡上移动，爬行。爬出矮小的矿洞。一个、二个、三个……

一个个把瓠包搁在秤上，秤着。撬头^②喊着数目字，另一个人记下来。矿工们非常淡漠，他们只是蹲在地上歇气。

撬头丢来瓠包，矿工抓起，点燃电石灯，又走下狭小的矿坑。

① 锡瓠，即锡原矿。

② 撬头，一般是技术工，但也有的是矿主的小爪牙。

六

矿洞。狭小的窝路，在那儿永远都直不起腰来。但矿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劳动着，背着装满锡瓠的瓠包，艰难地爬着，额上涌着汗珠，顺着眉尖向下流。一个矿工抽出插在头上的骨制的刮汗片，刮着额上的汗水。……

在一条更狭小的窝路里，普根强和李阿朵的小身子伏在地上，象蛇一样地爬行着。他们的小脸上粘满了瓠，汗水一道道流过，搞成了花脸。……岩上滴着水，水滴到他们身上。他们从一潭水里爬过，水浸着普根强的伤痕，一阵钻心的刺痛，使他忍不住叫了一声。

“痛吗？”李阿朵抬起头来问。但洞子这么小，冷不防碰到岩石上，他悄悄骂了一声。

“痛，阿朵。”普根强说：“这般受罪，还真不如叫他们打死算了！”

李阿朵：“歇会吧。”

“不行啊，”普根强说：“瓠背不够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！”

李阿朵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他们向深处爬去。

矿洞口。李阿朵爬出来，普根强随着爬出来，但当他爬出洞口不远就昏倒了。

“根强！”李阿朵惊叫着，“根强！”

普根强脸色铁青。瓠包和衣服上浸着血印。